

长 篇 传 记 文 学

爱河中沉浮的

无名氏

他 无名氏
1900年，原名卜乃夫，
《北极风》创作的爱情小说
女人《倾倒了》和《塔里木》，
而他本人的私生活中，也花
团锦簇，美女如云，聚集着

与他缠绵悱恻，
来的南国淑女，爱得死去活
来，还有异国少女和北方佳丽，
甚至还有冲击少女。爱的涟
漪，一波三折的情爱遭遇一个

奇异，这是无名氏的爱情传奇，
发生的这是无名氏和他周围女人
的故事，曲折、断肠。

李 伟 著
珠海出版社



◎ 长篇传记文学

无名氏

爱河中沉浮的无名氏

李 伟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河中沉浮的无名氏/李伟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9.9

ISBN 7-80607-620-4

I 爱...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9203 号

爱河中沉浮的无名氏

李 伟 著

终 审: 成 平

责任编辑: 李一安

装帧设计: 冯建华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二层

电 话: (0756) 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57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80607-620-4/I · 253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退厂包换。)

我既做了三十三年“塔里的男人”，个中滋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而我这个“塔里的男人”几十年来的经历，更要超出那位“塔里的女人”千百倍也！

——无名氏





掌 上 明 珠 流 亡 政 府 首 脑 的 结 果 拉 时 情 冷 热 混 血 不 结 的 爱 情 时 松 与 若 离 塔 极 的 妹 拉 无 大 画 家 赵 无 恋 的 直 妹 松 无 时 与 狂 追 年 代 的 杭 州 赵 无 岁 的 台 北 追 年 代 的 杭 州 赵 无 生 婚 变 年 代 的 杭 州 赵 无 恋 婚 变 年 代 的 杭 州 赵 无 家 的 创 作 家 情 影 的 了 昏 中 也 都 走 进 了 作 家 周 围 的 作 品 之

ISBN 7-80607-620-4



9 787806 076200 >

ISBN7-80607-620-4

I · 253 定价：19.80元

目 录

序 章	一个“情”字产生的长长故事	(1)
第一章	畸行一少年	(6)
	人生之旅像个圆	(6)
	生命由来	(7)
	兄弟们	(9)
	外婆家——童年的乐土	(11)
	大儒雨露的沾溉	(12)
	最佳人文环境的影响	(13)
	几件佳话	(15)
	不断而断的三角恋	(17)
	血液里有不安分的基因	(18)
	改变文弱书生的形象	(19)
	两篇文章惹祸	(21)
	放弃文凭悄悄离校	(23)
	硬着心肠离开她	(25)
	泛游于北图书海	(27)
	“红楼”的旁听生	(29)
	俄专停办 重回南京	(32)
第二章	重庆初恋	(35)
	全民抗战开始	(35)

逃出死亡 奔向汉口	(37)
武汉撤退前后	(39)
饱览三峡的雄奇美	(41)
靳以赞赏他的散文	(42)
艺文研究会被查封	(43)
新机遇——闯进新闻界	(44)
文名远扬后	(45)
辞去“审查老爷”进《扫荡报》	(48)
有心栽花花不发	(50)
挂上一条柔柔的手臂	(53)
爱情进入“白热化”	(55)
初恋宣告失败	(57)
第三章 难谐韩国少女爱	(62)
命运中有许多巧合	(62)
结识韩国志士	(64)
成为韩国政府的客卿	(66)
为传奇英雄写传奇	(68)
书引出的姻缘	(70)
韩国少女走进他的房间	(72)
好事竟未成	(74)
第四章 爱情拉锯战	(78)
远走西安	(78)
生活空间与生活内容	(79)
邂逅混血少女塔玛拉	(81)
爱情小说一举成功	(83)
塔玛拉单单属意他	(85)
玄之又玄说爱情	(88)

寻觅灵魂键盘的和声	(91)
聚餐会上妙语连珠	(93)
第一次唇枪舌战	(95)
她和别人订婚	(98)
伤心人说伤心事	(101)
错过美丽的月夜	(103)
意外的变化——绝交	(105)
情场失意 文场告捷	(109)
第五章 跳出爱情陷阱	(112)
温柔的撤退	(112)
危楼上的“无名书屋”	(114)
与鬼为邻的二号无名斋	(116)
四十位少女无缘	(118)
战胜心猿意马	(119)
坚定不重入陷阱的信念	(122)
初识画界奇人林风眠	(126)
告别四川胜利还乡	(128)
韩国将军的山河恋	(131)
第六章 发生在尼庵里的故事	(135)
迁入凶宅慧心庵	(135)
尼姑庵男人裸体日光浴	(137)
生命在燃烧	(139)
重访林风眠新交赵无极	(141)
三个“白日梦想家”	(143)
沉醉在“纯粹的人性风景”中	(145)
尼庵吹进粉红色的风	(147)
三十年后发表的情书	(149)

第七章	断了绿色的回声	(157)
	画家慷慨让别墅	(157)
	有重续旧情之想	(158)
	思绪和雨声相应	(160)
	眼前的她使他吃惊	(162)
	两种思想的斗争	(164)
	除夕夜分手于上海	(166)
	并非每一朵花都结果	(169)
第八章	缠绵生死恋	(173)
	爱情创作相生相成	(173)
	才女赵无华亮相	(175)
	如痴如醉狂吻夜	(177)
	如影随形 须臾不离	(179)
	爱河泛起微波	(182)
	意外别离难舍难分	(187)
	书信频频细说相思苦	(190)
	连去两信无消息	(193)
	晴天霹雳传来凶讯	(196)
	如花少女魂归天国	(199)
	缕缕轻烟随风飘去	(202)
	一枝不死的黑玫瑰	(204)
	一封寄到天堂的信	(206)
	一起爱情余波	(209)
第九章	在悬崖边缘上散步	(211)
	无名氏，你在哪里？	(211)
	贫病交迫 婉辞工作	(213)
	奇特的无名氏现象	(216)

两度下乡：交代历史与支农	(220)
探亲梦碎 痛写悲怀	(223)
“文革”骤起 抄家批斗	(226)
坐牢经年戴帽劳改	(229)
第十章 幸福的丈夫与幸福的单身汉	(233)
中年独身的寂寞	(233)
义妹在悄悄注视他	(234)
一幅鸳鸯泼墨图	(237)
结婚后长期分居	(240)
结婚十年楼台会	(242)
婚姻破裂终于仳离	(245)
老母去世形单影只	(248)
与“西湖女”的地下恋	(250)
第十一章 告别大陆前后	(254)
平反喜事一串串	(254)
苦涩的插曲	(256)
刮起一阵“无名氏风”	(258)
从塔里走出的男人	(261)
与林希翎合影天目山	(264)
赴港探亲被批准	(267)
“三十三年一拥抱”	(270)
采访、会晤、宴请应接不暇	(272)
紧张的最后时刻——去台北	(275)
第十二章 宝岛鸳盟的惊人变异	(278)
突然来的爱的奉献	(278)
她的身世与爱的雅谈	(280)
平静地等待时间磨合	(283)

花好月圆——结婚	(285)
游美国赞祖国	(288)
旧事凄凉不可听	(291)
婚后双方互赞	(294)
种种疑猜逐一显露	(296)
婚姻破裂胜利撤退	(298)
尚待参透的谜（后 记）	(304)

序 章

一个“情”字产生的长长故事

我在创造爱情花园中的浪漫。
我的心灵救星，首先是夏娃。

——无名氏

1998年暮秋的一个下午，萧瑟秋风并无半点寒意，阳光洒满我的南屋，像春天般的温暖和明丽。

海峡彼岸的无名氏（卜乃夫），经杭州、上海来到南京。他坐在窗前的那张写字台前，双目凝视着小院里两株亭亭如盖的枇杷树，不知在想些什么。

40年代一度蜚声文坛的无名氏，1949年后突然消失，他的生死与行踪，曾引起世人多少疑猜。1983年他从香港去台北定居，更增加些许神秘的气氛。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疑云迷雾里慢慢走出来。他的著作已大量多次在大陆出版。在现代文学史中，他本不占一席之地，近年这种情况有了改变，为数不少的硕士、博士，把他作为研究对象，写出相应的论文。杨义、严家炎、陈思和等著名学者都把无名氏纳入他们的宏篇巨构中。一度被疏忽、冷落的他，现在被人们以宽阔的胸襟来接纳。更使人意外的是，穿过十六年长长的时光隧道，于1998年10月，他重新走上赴大陆的归途。

电话机旁，无名氏接通了杭州的电话。

“我是乃夫，我是中午 12 点到南京的。”

“.....”

他把话筒捂得很紧，外面听不到一丝声音。

“我身体很好，你用不着挂念。”

“.....”

“你不是要钱吗，我就到邮局去汇。”

那一方大概是问汇出多少钱。

“是五千元。你先用着再说吧。”

“.....”

“我用电汇，最快的速度。”

他回过头来问我，从南京汇杭州，明天能收到吗？我给他肯定的回答。

对方似乎还在说着什么。

“好了，好了，就这样。你明天就能收到的。”

“是一位老太太，我帮助她一点。”他放下电话，给我解释。

.....

他从台北来大陆的第一站就是杭州。在杭州的带着苦涩的三十六个年头，虽然不堪回首，但终究有值得系念的人和事。不然，他刚来南京就打电话到杭州去，而且汇去了款项。

“是一位老太太”。这老太太是谁呢？1982 年，有位“西湖女”，他曾想把她带过罗湖桥。但事与愿违，留下长长的相思。当年他曾说：“我不能不感谢你（指“西湖女”——笔者），在这个世界上，你对我的友谊，实在太可贵了。”（《一封给西湖的信》）莫非就是她——时光流逝也使她成了老人。或许是别的需要他帮助的人。

我冒出一丝疑问。

无名氏到南京的第六天，10月28日是九九重阳节。这是个富有诗意的节日，也是老人的节日。南京市作家协会的冯先生，策划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活动——敬老的宴会。

主宾就是无名氏先生。

诗人、著名翻译家、南京大学教授赵瑞蕻先生（《红与黑》的最早翻译者，不幸已于今年过世）偕同夫人杨苴（《呼啸山庄》的译者）来了。南大包忠文、裴显生两教授来了，还有散文家俞律，杂文家李克固，我也叨陪末座。

酒过三巡后，一位与宴者问：“卜先生，你写了如许具有魅力的爱情小说，现在的夫人就是你的小说的崇拜者，终于不管年龄的差距而红袖添香，我想痴迷您的不会仅此一个，能否即席给我们讲讲这样的爱情故事？”

无名氏坦然回答：“山东某师范大学一位十九岁的女学士，本来读的是古典文学专业，迷上我的小说后，改读现代文学。她频频给我写信，打越海电话。我告诉她，我已皤然老翁，劝她用功读书。现在她已毕业工作。”

话音刚落，满座笑声。

这位女学士的故事，无名氏的一位友人曾和我说起。无名氏曾多次给她经济资助。还曾介绍她到南京一个大学考硕士研究生。只因为她的外语成绩不理想而不能如愿。

如何解读无名氏，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

无名氏自己曾写过一篇《无名氏论无名氏》。千余字的篇幅勾勒他的创作和生活情况。学者们把无名氏列之于浪漫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最有资格被列为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最后一个余波”。“我们还是应该从浪漫主义思潮的角度来讨论无名氏的文学史定位。”（陈思和语）这些都有助于我们解读无名氏。

就在听了无名氏与这位女学士的故事这天，我又有了解读他的新的契机。

记得无名氏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情’字，不知制造了多少千千万万个人生故事，也影响了漫长的人类历史。古今许多哲人及思想家大致有一共识：‘世界上最猜不透的存在有三种，是政治、宗教、爱情’。”（无名氏：《情》，收入《宇宙投影》）猜不透的爱情，正需要解读。

人间情种，爱情高手，无名氏可以当此称号。水流花谢的八十余载（他生于1917年），是一部令人扼腕的爱情传奇。他是个执著的爱情追求者。见之于他自述的文章中，先后有十个女性闯进他的生活。有的如惊鸿一瞥，迅即消逝；有的生死缠绵，难解难分；有的是平生知己，透彻空灵。其中两个女性和他有婚姻史。

将近四十岁时，仍独身的无名氏，和他的义妹刘宝珠结婚。他风趣地说：“等同不结婚，或曰：不结婚的结婚。十几年来，她在上海工作，我在杭州失业，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每年聚首不过两个月，平均每六天晤面一次。（暑假春节她回杭，春秋两次我赴沪。）这倒像罗素所提倡的那种婚姻，婚后夫妻分居为友，到时候共眠。”（无名氏：《光棍自述》，收入《宇宙投影》）尽管这种半分离的婚姻，也没有维持长久。1972年1月，在他妻子单位一批娘子军（造反派）的猛烈围攻下，宣告寿终正寝。

十余年后，爱情从天外飞来。他说：“又是一个想不到，濒临古稀，竟侥幸飞越海峡，空降台湾，甚至重演罗蜜欧，与美而慧的永恒茱丽叶相伴。”（《无名氏论无名氏》）茱丽叶——女钢琴家马福美，和他年龄相距四十一岁。他自诩为幸福的黄昏恋。“她是一条船，悠悠驶入我的港湾；这一刹，宇宙像一朵玫瑰，静静在我心园里开放……这一刹，幸福像一条闪电，悄悄的亮在我的身边。”他吟出沸腾的热情与喜悦的诗句。按理这是他最后一次

婚姻了（他说我的生命目前已届日落时分），但不幸的是黄昏恋又已破裂，两人同在台北，却分居两处。

在爱情的长河里，为何他时浮时沉，其应该解读。

爱情是作家、艺术家灵感永不枯竭的源泉，女性使作家、艺术家的创造力如清泉喷涌，如江河决堤。歌德在少女身上找回了自己逝去的青春和激情。罗曼罗兰在梅森堡夫人母亲般的关怀下成为男子汉。无名氏深尝了爱情的泉水，爱情也使他的创作如鱼得水。40年代，无名氏虽处于战火纷飞，民族、阶级矛盾都是非常尖锐的抗战时期，他自己也在抗战烽火中辗转流离，但他却避开重大的战争题材，而选择爱情婚姻。《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两本初作，使他一举成功。之所以成功，正因为其中也熔铸着他自己的爱情的悲欢与血泪。以后他更一发不可收。《海艳》、《金色的蛇夜》、《花开在星云外》、《创世纪大菩提》、《绿色的回声》、《塔里·塔外·女人》……没有一本不涉及爱情。这些爱情小说也是他自己爱情生活的结晶。每一次爱情成功的喜悦和爱情失败痛苦，都可在他的作品中找到端倪。“爱情真是一根魔术杖，经它一点染，石头就会变成黄金，衰老就会返回青春，丑陋会化为绮丽。”他一生都这样歌颂爱情，即使在耄耋之年，对人类“永恒爱情”的信心仍不稍减。

这就是无名氏。

我就将这样解读无名氏，并奉献给读者们。

第一章

畸行一少年

入世以来，这是我第一个“旅”，一个仓皇的旅。经过这个仓皇的“旅”，我希望有一个平静而圆满的归来。

—— 无名氏

人生之旅像个圆

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秋天。

南京清凉山上一树树的红叶，好像画家泼翻了红色颜料，红得亮丽。在红叶的海洋中，又插入柠檬黄，同样黄得亮丽。在红与黄中又衬托着绿叶。红、黄、绿三种色素，把清凉山点缀得光怪陆离，璀璨夺目。真要感谢大自然，使人能享受这秋的盛筵。

人生之旅真像一个大圆规画的圆，起点又是终点。

1934年，无名氏从清凉山下的一条小巷里出走，六十五年后，经历了巨大世变的他，又回到这里。

他记得很清楚，当年走时是春花烂漫的春天，现在回来清凉山满山红叶。

这条小巷，有一个使人发思古幽情的地名——龙蟠里。小巷的不远处就是虎踞关。“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使人立刻想起诸葛亮与吴大帝孙权论金陵形势的名言。

历史似乎偏爱这条小巷，几乎行人的每一步都踏在古迹上。

小巷深处一座红柱飞檐的古式建筑，是清代那位风流诗人袁